

腾讯网「作家杯」夺冠作品，各大文学网站最热门之作，千百万读者翘首以待的《后宫Ⅳ》，情节更加跌宕，红粉争斗升级，千回百转又寂寞透骨，似终结而意犹未尽，或许这是暂时的落幕吧。

# 后宫

甄嬛传Ⅳ

流潋紫◎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



纵观中国历史，  
记载的是男人的历史。

而他们身后的女人，只是一群寂寞而暗淡的影子。  
流澈紫笔下的后宫和后宫中那群如花的女子，她们或许有显赫的家世，或许有绝美的容颜、机巧的智慧。她们为了争夺爱情，争夺荣华富贵，争夺一个或许不值得的男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将青春和美好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

女人之间的斗争，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

而后宫，是残酷的密集地。

后宫的红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爱与恨。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才是最重要的。后宫红粉争斗的血腥故事，留给读者的是——女人到底是为男人而存活，还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ISBN 978-7-80703-742-2



9 787807 037422 >

定价：23.80元



# 后宫



甄嬛传

流潋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甄嬛传IV/流潋紫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03-742-2

I. 后… II. 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3146 号

**出品人: 丁国联**

---

书 名: 后宫·甄嬛传IV

策 划: 方雨辰

著 者: 流潋紫

责任编辑: 刘小明

装帧设计: 一品坊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邮编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625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3-742-2

定 价: 23.80 元

---



我到甘露寺的时候，  
已是向晚黄昏了，  
即将落下的夕阳半悬在对面陡  
峭的山壁上，血红一轮如要沁出  
血来，映得半边天色都如烧如灼一般，  
直叫人心里闷住了一般难受。苍茫的暮色如  
雾般渐渐弥漫开来，四边的山色也有些发沉，  
苍郁柏松掩映下的古刹，钟声悠悠，香烟袅袅，  
反而让沉坠的心稍稍沉淀。我静静道：“暮鼓  
晨钟，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了。”

。。。。。。

清死了！他就这样死了！这样骤然离我而去，  
说都不说一声，他就死了。  
我的泪一滴一滴滑落下来，无声  
蜿蜒在我的面颊上。  
强烈而痛楚的绝望，让我的身体  
如寒冬被吹落枝头的最后一声落叶，  
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投稿邮箱：[hb\\_muzi1243@126.com](mailto:hb_muzi1243@126.com)



流澈紫

女，以《后宫·甄嬛传》

崛起于网络。

秉持“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的懒人态度，懒写文，懒思考，犯懒  
成性。沉溺诗词、武侠、言情，尤爱野史。

胸无大志，热爱阿堵物与美好皮相，迷惑于爱情。

流澈紫，一种唇膏的名字，貌似美丽的颜色，  
可是喜欢倒着念。喜欢别人称自己“阿紫”，却不愿  
意像金庸笔下痛苦于情的阿紫。刁钻、犀利、温柔、  
忍让、古怪，情愿简单而快乐。

无意做天使与魔鬼，

潜心修炼成阿修罗。

平生所愿——愿得一心人，白头

不相离。最简单的愿望，

恐怕也是很难很难的……

策 划 / 方雨辰

责任编辑 / 刘小明

监 制 / 李 莉

封面设计 / 一品坊 装帧设计工作室

黄雁言 / 13681273392



- |                   |                    |
|-------------------|--------------------|
| 第一章 甘露莫愁 · 1      | 第十五章 浣碧 · 95       |
| 第二章 仄听啼鸟梦醒后 · 8   | 第十六章 出其东门 · 101    |
| 第三章 雨霖铃 · 15      | 第十七章 病心 · 108      |
| 第四章 故人来 (上) · 22  | 第十八章 不辞冰雪 · 114    |
| 第五章 故人来 (下) · 28  | 第十九章 再相逢 · 120     |
| 第六章 弦断无人听 · 35    | 第二十章 萧闲往事 · 129    |
| 第七章 冰心谁问 · 40     | 第二十一章 子夜歌 · 137    |
| 第八章 玉壶光转 · 47     | 第二十二章 碧玉歌 · 143    |
| 第九章 簾芜 · 54       | 第二十三章 丁香结 · 149    |
| 第十章 青裙玉面如相识 · 60  | 第二十四章 夜笛 · 157     |
| 第十一章 九月茶花开满路 · 66 | 第二十五章 沈心如醉 · 165   |
| 第十二章 三春晖 · 71     | 第二十六章 碧玉小家女 · 174  |
| 第十三章 绝代有佳人 · 80   | 第二十七章 秋夕 (上) · 181 |
| 第十四章 青青河边草 · 89   | 第二十八章 秋夕 (下) · 186 |

第二十九章 金风玉露（上）·192

第三十章 金风玉露（下）·198

第三十一章 北游·203

第三十二章 江山·207

第三十三章 蛇毒·212

第三十四章 解隙·218

第三十五章 断肠人·224

第三十六章 陌上花·229

第三十七章 九张机·235

第三十八章 杜鹃啼·241

第三十九章 顾佳仪·246

第四十章 结爱·253

第四十一章 闻琴解佩神仙侣·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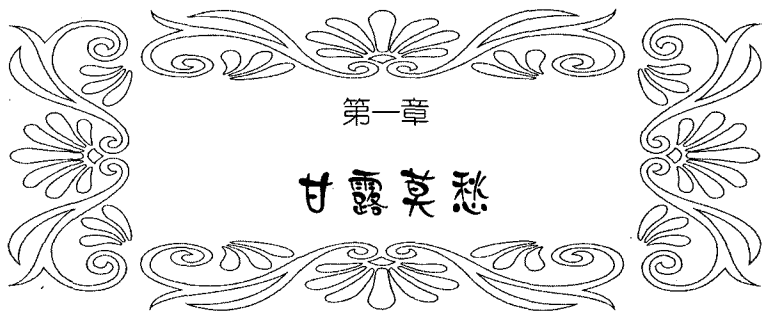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章 挽断罗衣留不住  
（上）·263

第四十三章 挽断罗衣留不住  
（中）·269

第四十四章 挽断罗衣留不住  
（下）·273







## 第一章

# 甘露莫愁

我到甘露寺的时候，已是向晚黄昏了，修建在京郊的甘露寺是大周第一佛寺，建在层岩秀石、峰豁万千的山顶，殿阁巍峨宏伟、飞檐斗拱，极是气宇辉煌。

下得车来，被山风一扑，身上便有些凉浸浸的，浣碧和槿汐忙收拾了行装跳下车来，一边一个扶住了我，槿汐轻声道：“这十月里的山风已经凉了，娘子刚生产过，别吹坏了身子才好。”

自出宫，她再不叫我“娘娘”，怕我伤心烦恼，又因为身份确实尴尬不明，权宜之下只唤我“娘子”。说话间，已搭了一件外袍在我身上。

即将落下的夕阳半悬在对面陡峭的山壁上，血红一轮如要沁出血来，映得半边天色都如烧如灼一般，直叫人心里闷住了一般难受。苍茫的暮色如雾渐渐弥漫开来，四边的山色也有些发沉，苍郁大松掩映下的古刹，钟声悠悠，香烟袅袅，反而让沉坠的心稍稍沉淀。

我静静道：“暮鼓晨钟，咱们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了。”

三人正观望间，有两个年轻的小尼姑迎了出来，打量了我们几眼，问道：“这几位可是宫里出来的？住持师父已经吩咐了我们带几位进去。”

我略施一礼，扶了浣碧和槿汐一同随着她们走。绕过甘露寺的正殿和侧殿，又走了许久，方见几间低矮平房，引了我们进去道：“这是几位以后住的地方，可先将随身的衣物放了休息片刻。”

平房虽然低矮，里面倒也清爽，房中一张通榻大卧铺，一桌几椅，墙角一个大水瓮，十分简单。

两个小尼姑又道：“请几位再随我们去大殿，住持师傅等人都在等着了。”

浣碧欠身笑道：“有劳了。”

大殿中点了火烛，香烟缭绕，香油味极重，我才生产完两日，略有些受不住这发

冲的味道，极力压抑着咳嗽了两声。殿中人虽多，却是极静。闻得我这两声咳嗽，皆转过了脸来。为首一个尼姑面相倒是和蔼，向我道：“你来了。”

我觉得不好意思，忙快步走了上前。她指一指地下的蒲团，我晓得是让我跪的，于是跪了下去，浣碧和槿汐也忙跟着跪下。

只听她和颜悦色道：“宫里头来的旨意，这位贵人是要带发修行的。虽是如此说，也是入了空门，戒律自然要守。”于是她絮絮说了一番清规戒律，道：“贫尼法号静岸，是本寺的住持。你既入了寺，自然要与红尘远离了，也再不是宫中的贵人，用不得旧称，贫尼为你取了一个法号。”她顿了一顿，道：“你就随贫尼的弟子辈用‘莫’字。”她微一叹息，“你眉间隐有愁澜，便号‘莫愁’吧。”

莫愁，那并不似出家的比丘尼<sup>①</sup>该用的法号。然而我也不便有异议，只无声应了。心下却愁澜顿生。

犹记得小时候跟着哥哥在书房里读书，夏日炎炎叫人昏昏沉沉，偏偏西席的夫子讲完闷死人的《四书》、《五经》，又说什么“《诗》三百，思无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述后妃之德也，小姐乃闺阁千金，不可不牢记也……”

我嘴里“嗯嗯啊啊”老老实实应着，眼前夫子的胡须长长的晃得人眼睛发花，几乎要晃得瞌睡了。

夏天的葡萄架下，明亮到透白的阳光一点一点细碎地从叶子间洒下来，满地的圆的半圆的白影子，像一地未融的雪花。

夏日那样长，那样长，几乎像要过不完了。蝉鸣声一声长似一声，仿佛和白天的辰光较着劲，看要比谁更长更叫人厌倦。午睡醒来，脑子已经清醒了，眼睛却总也不愿意睁开。小轩窗下，有清脆的女儿家的低笑声，一定是流朱和浣碧在斗草玩儿，要不就是玢儿，又哄着小厮在捉蟋蟀玩儿、或是拼着七巧板。

哥哥不知怎么进来了，笑着拿了一卷书敲我的脑袋，“还装睡，瞧瞧我给你拿什么好东西来了。”什么好东西，不过是南北朝的一卷诗词集。哥哥笑道：“夫子的课上得那样古板，别说你一个女儿家，我也听得瞌睡。这一卷宫词得来不易，你好好看吧——只别叫娘知道，爹是疼你，可娘知道了，少不得一顿说教。”

于是如珍似宝地藏了起来，防着娘发现，睡前才偷偷看上一首两首，读得半懂，心意也痴了，仿佛口角噙香一般，日里夜里念叨。早晨起来，流朱又拿我取笑：“小姐读书读得疯魔了，昨儿个夜里说梦话，说什么‘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小姐认识洛阳的这位小姐么？”

流朱，流朱，仿佛她的音容笑貌还在耳边，还牙尖嘴利地与我说着那些俏皮话儿。她死得这样冤枉，我只稍稍一想，心头又痛了起来。

是了，洛阳女儿名莫愁。是《莫愁歌》<sup>②</sup>里的句子，那年岁里，最爱的就是这首。

好不容易盼得眉庄到她外祖家歇夏了，忙忙拉了她来，好似得了宝贝似的，一句一句念给她听：“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

眉庄最把《女则》和《女训》读得烂熟于胸，诗词一道，她总是不太关心。往往这个时候，她坐在窗下，一心一意缝着一扇绣屏，“五福捧寿”或是“玉堂如意”的图案，大捧大捧灿若云霞的丝线，映得她的脸越发端庄从容。她才十二岁，就已经修成了大家闺秀应有的沉静的气度风华。到底爹爹太纵着我，把我的性子宠得这样骄矜。

她慢慢听完了，冲我微微一笑，那一笑，似一潭碧绿清水中忽然绽放出一朵朵袅婷婷的白莲，那种白如玉璧的光华，凌然在碧波之上，光艳无法可挡。

她放下针线，浣过手，道：“我听得不甚明白，只觉得这莫愁的命真好。自己多才多艺，夫婿豪门贵子，十六一举得子，自然在婆家立稳了地位，出入仆婢如云，富贵非凡。”眉庄浅浅微笑，“有这样的境遇，已是世间女子的最好归宿。嬛儿，你将来若有莫愁的境遇，也该不再有什么奢望了。”

是啊，那个时候，闺阁里所有的盼望，不过是能得一个有情郎，一世平安富贵就是了。

然而眉庄好看的眉头轻轻蹙了起来，“我只是不明白，莫愁的际遇这样好，她还有什么不满足。‘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她实在不应有这样的叹息。”

莫愁，莫愁，我笑道：“莫愁嫁得富贵，可是通篇下来，却不见说他夫婿如何英伟不凡，如何爱她敬她。若碰上一个不堪的夫婿，一个不爱自己的夫婿，哪怕拥有再多锦绣富贵，也不过是一个豪门中的寂寞女子罢了。生了儿子，拥有一个正室的名头，又有什么好过的？”

眉庄缓缓叹息了一声，道：“那也是。富贵也有富贵的无奈，总是各有各的苦。”

我学着戏文里唱了一句道：“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眉庄“呀”了一声，起身作势要打我：“这姑娘家的，又是读闲诗又是唱那些没来头的戏文，半点闺阁千金的样子也没有，成什么呢？”

我一个旋身忙躲到屏风后头，笑着道：“眉姐姐饶我这一遭吧，我不过一时贪图好玩儿的。”我笑得喉咙发痒，连连道：“我可不是拿这话来取笑姐姐的。”

眉庄正一正衣裳，傲然道：“这个自然，我沈眉庄将来的夫婿一定是出挑的，咱们必定能白头到老。”说罢，连眼角都晕红如醉了。

那时的眉庄，那样骄傲，那样自信，那样意气风发，眼中有灼热的光芒，仿佛一

枝秀玉灵芝，出于尘上。全不是如今存菊堂中那个消沉避世的沈婕好。

我恍惚惚地，却想起离宫那日，眉庄盈盈立于红墙之内，目送我至路的尽头。那份牵挂与叮咛，如今重上心头的，只是凄凉的身影，茕茕子立在温实初的伞下。

宫中滔滔流逝的年岁里，无限纷争之中，眉庄何曾真心地快乐过。

再仿佛，还是我新得宠的那段日子。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那样年轻飞扬的岁月，被君王肆意宠爱着，原是不轻易知晓愁滋味的。

不知是哪一日的早晨，大约是凤鸾春恩车一连七日载着我驶向仪元殿东室的日子，那一日贪睡，起得比平时晚些，醒来的时候见玄凌坐在榻上含笑凝望着我。我不由惊异，当是他怎的那样早就下朝了。

他却支手颐然躺下，只闲闲道：“爱卿好睡，当此美人春睡图，朕怎舍得离去去对着朝臣们那样永远板着的脸。”

我又惊又羞，道：“这样可好么？臣妾怎能比得上皇上的政事要紧，皇上还是快去上朝吧。”

玄凌缓缓打了个哈欠，食指慢慢抚上我的脸颊，微笑道：“难得一日，就当给大臣们松快一日吧，朕也偷取一日的清闲。”我待要再劝，他的食指已经捂上了我的唇：“你这样静静睡着就好。早朝么——反正时辰也已经过了，朕再赶去也来不及了，索性罢了就是。”

我只好不再说话，安安静静躺在他臂弯之中。彼时春暖花开，东室下的朱漆镂花长窗半开着，有和煦的风带着迷蒙的花香缓缓散一些进来，像是女儿家的一双玉手，试探着轻轻半卷起重重的鲛绡帷幕，仿佛置身在海市蜃楼幻境之中。一阵风过，殿外的樱花四散零落如雨，片片飞红远远地舞过，映着满殿轻薄透明的鲛绡，光影迷离如烟。

一抬头，遇上玄凌如许深情的目光，目光所及之处唯有我一人，仿佛整个人都无声无息地沉溺了下去。

然而芳若恭恭敬敬来敲门，道是有紧急的奏章来报。

玄凌不耐烦，又不得不去，只好笑对我道：“只怪李长糊涂，平时没在这事上好好提点那些奴才们。叫他们不晓得一句话。”

我一时不解，好奇心起，于是问：“是什么？”

玄凌笑得有些促狭，“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sup>③</sup>”

我更是含羞，轻轻啐了一口，低头道：“皇上好没正经，这样拿人取笑呢。”

这样的好时光，终究只是一场幻梦罢了。

情爱错付，家破人亡，家人父兄的平安保不到终老，连唯一的女儿也不能在身边，真真是连莫愁的万一也不如啊！

到如今，愁对镜坐，夜对愁眠又含愁醒来，当真是自己要自己劝自己一句“莫愁”了。

自己正怔怔出神，静岸看了看我身后的浣碧和槿汐，道：“空门中的人是不该有人伺候的，只是宫里头发话让你仿从前舒贵妃……”她忙改嘴道：“罪过……是冲静仙师的先例，那么也就让她们两位跟在你身边一同修行吧。”

浣碧和槿汐脸上微露喜色，当即应了。我抬头，正殿中供着的不是如来也不是观音，而是一座巨大的地藏菩萨。大佛前置一大石香炉，刻“天古斗”三字。炉下石床右侧刻着“福生甘露地，寿齐玉简天”，左刻着“隆庆十年冬吉旦立”。

佛像打造得金身灿烂，在通明光亮的烛火下更显得宝相庄严。我心底忽然悸动，念及初生的胧月，一时大觉悲苦不已，轻轻道：“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菩萨果然佛法深远。”

静岸望我一眼，取过身侧一盏宝瓶，以手蘸取了瓶中的露水点到我额头上，道：“释迦牟尼就有‘我为大众说甘露净法’之语，甘露能解世间悲愁，你已在红尘之外，烦恼可尽抛了。”

她的语气悲悯，神色和善，仿佛能洞晓我的无奈。我微微颌首，亦是心领了。她指一指身边一位膀大腰圆的尼姑道：“这是我师妹，法号静白，掌管本寺的一应起居杂事，你以后缺些什么就找她吧。”

如此吩咐过，也便散了。

夜里风大，吹在棉纸的窗纸上“噗噗”作响，呜咽如诉。我坐在椅上，槿汐挑亮了油灯在收拾衣裳。

我淡淡道：“有什么好收拾的，不过几件替换用的褰衣，从此就这一身灰衣到老了。”

槿汐并不说话，倒是浣碧笑了一声，道：“小姐的法号真是特别。莫愁，不像是寻常的法号，倒像是闺阁小姐的名字了。”

我道：“住持只是想告诫我，既已入空门，就不要再想着从前俗世的忧愁烦扰了。”我喃喃道：“不及卢家有莫愁？倒真当是‘他生未卜此生休’<sup>④</sup>了。”

浣碧没有听清，道：“小姐说什么？”

我漠然微笑，“没什么。我这辈子从今而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好好日夜祝祷，希望远在川北岭南的父兄和宫里胧月可以一世平安。这也是我唯一所愿了。”

浣碧咬一咬下唇，轻轻道：“这也是奴婢唯一所愿了。”

我静静听着风声，山里的风，和宫里头的是不一样的。宫廷里的风再暖再明媚，终究有股阴气太盛的森森凉意。而山里的风，却是呼啸而过的霍霍有声。我坐得久了，身上忽然一阵紧一阵的发凉，腹中也开始绞痛，像青灰色的小蛇吐着冰凉的信子。浣碧见我面色不好，忙上前道：“小姐怎么了？脸色这样难看。”

槿汐听见动静，忙搁下手中的东西趋前道：“娘子刚生下孩子，身上的残血未尽，今日又车马劳顿一番折腾，怕是有些不好。”她急道：“炉子上的水还未开，还须找些红糖来兑了热热的喝下去才好。”

我心下发急，又要强，少不得道：“一时半刻哪里来的红糖，我忍一忍就算了。”

槿汐忙道：“月子里的毛病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要落一辈子的病根的。”说着起身，道：“奴婢去向隔壁的姑子<sup>⑤</sup>们借些应付过去。”

浣碧忙扶了我上床躺下，多多地盖了几层棉被。我心下焦躁，寺中的生活自然比不得宫中，我身体还未复原，反倒牵连了槿汐和浣碧处处照顾我，如此想着，腹中更生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响了，料是槿汐回来了，语气无奈道：“夜深怕是都睡下了，无人肯开门，别说借些红糖了。”她的声音更低，“我去寻静白师傅，还被她呵斥了两句，只是暂时还未敢惊动住持师傅。”

浣碧以为我睡了，低声叹息道：“方才住持师傅还说是仿着从前舒贵妃的先例来，一转身就连热汤热水也没有了。”

我隐约听着，心下更是难过。

忽然槿汐似想起什么，搓一搓手喜道：“那边远处大树下独有一间屋子，也不知是哪位师傅住着，我再去寻一寻看。”

浣碧忙拦住了道：“傍晚听两个引路的小尼姑说，那里住了个极古怪的姑子，平时无人敢搭理她。还是再去别人那里问问。”

槿汐道：“别人方才不肯开门，现在只怕更不肯了，我还是先去看一看再说。”说着又嘱咐道：“水热了再烧上一壶，方便娘子擦洗身子。”

过了片刻，槿汐还没回来，我身上更觉得阴冷。忽然听得门“砰”一声被用力撞开。一阵冷风夹着一个雪白的人影霍地闯了进来，浣碧惊了一声，道：“是谁?!”

那人也不答话，直奔我床前，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搭了搭脉，动作粗鲁而利索，望着我冷冷道：“你刚生过孩子，是不是?!”

我挣扎着仰起头来，只见那人面相有些凶狠，长得倒也有几分姿色，只是那姿色都如严霜被冻住了，神情十分冷淡。我看她一身尼姑打扮，想必也是寺中的同门，遂示意浣碧不要惊恼，勉强道：“是。今日已是第三日。”

她轻轻“哼”了一声，神情大是不屑，道：“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活该！”说着丢下怀中一包东西掷在床头道：“这些足够你喝了。”

浣碧忙接过一看，喜形于色：“是红糖！怕是足有三四斤呢。”

那人也不吭声，又掏出几片生姜，命我含在口中，道：“含在嘴里，这东西能发热的。”

说完似在生谁的气，气冲冲地又一阵风似的走了。

紧跟着槿汐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那人好快的腿脚，我竟没跟得上她。”

我道：“她就是那个性子古怪的人？”

槿汐称是，道：“奴婢无计可施，只得去求上一求，谁知她听我说那红糖是要来救命的，到底肯开门了。”

浣碧服侍我喝了浓浓一杯红糖水，道：“在佛门里，旁边住着的那些姑子竟不肯来救上一救，真是叫人寒心，奴婢总以为出家人是慈悲为怀的，竟不想和宫里那些人一个模样。”

我摇头苦笑道：“咱们是被废去位分逐出来的，是皇上遗弃的人，哪里是和舒贵妃一样，是自请出宫，以贵太妃的名位带发修行的，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的。”浣碧神色微微黯然，我怕她为我难过，遂转了话头，道：“刚才那姑子，虽然冷面，却是一副难得的热心肠呢。”

于是含了生姜在口中，想念着我的胧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 注释

①比丘尼：尼姑的别称。

②《莫愁歌》：南北朝时萧衍所作。

③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选自唐代李商隐《富平少侯》。全诗为：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瓠。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④选自唐代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全诗为：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以此来讽喻唐明皇杨贵妃爱情的虚无和不可依靠，更嘲讽了李隆基身为天子无法保全宠妃的无能与无奈以及杨贵妃一生荣宠却惨死马嵬坡的悲惨命运。

⑤姑子：尼姑的别称。



第二章  
厌听啼鸟梦醒后

甘露寺周围树木葱茏，雨露云雾，甘露淋漓，幽静宜人。我安静睡了半日，身体的痛楚也稍稍有了缓和。

住持因我身子不大爽利，倒也有些体恤，只嘱咐我好好休息了再言其他。我整日昏昏沉沉睡着，也不大理会寺中的事，也顾不上槿汐与浣碧在做些什么。

只晓得她们俩并不时常一起陪在我身边，眼角眉梢，也渐渐多了些疲倦的神色。我心中总是不忍的。

当日在棠梨宫中，服侍我的宫人个个苦求与我一同出宫。

流朱早死，浣碧自然是要跟着我的。若不然，她是我陪嫁进宫的，居住在宫里，以后必定备受欺凌。

小连子和小允子皆是身有残疾的人，出了宫便等同于失去了依靠和栖身之所，何况住在甘露寺中与一等姑子们同居同宿也不方便。

胧月托付给了敬妃，自然我身边的人也要跟着去几个的。到底是服侍胧月就如服侍旧主子一般。也是敬妃要安慰我的心，带走了品儿、佩儿和小连子。

这我也放心，小连子毕竟是有些功夫在身的，为人又忠厚，有他在胧月身边，想必有人要暗算也不太难轻易得手。

眉庄亦让小允子去她宫中使唤。从前小允子是我身边第一得意的内监，我一出宫，少不得他也有不少零碎的折磨受，眉庄又素喜小允子机灵能干，也能援手眉庄成为她的臂膀。

眉庄和胧月是我在宫中最放不下的两个人。

幸而眉庄有太后的庇护，明里别人也不敢怎样。暗中心我又托付了温实初和小允子，必使他们竭尽全力护得眉庄周全。

而胧月，敬妃没有孩子，必然对她视如己出。她与我交好，位分又高，在宫中人缘也佳，是抚养胧月最好不过的人选。



唯独槿汐，她执意要跟我出宫，是我最意外的。

她在宫女之中颇有身份，是从前服侍过太妃的，实在不用跟随我吃苦。

我原本是想再不济也能让她跟随敬妃悉心照顾胧月，她却向我陈情：“帝姬有敬妃娘娘照顾已是万全。奴婢实在不必在敬妃娘娘身边碍手碍脚。娘娘要去修行，必定少不得服侍的人，浣碧姑娘一个却也是不够的，总不好叫她一人辛苦。奴婢自幼愿意向佛，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只愿娘娘别嫌弃奴婢笨拙，只看奴婢这几年对娘娘还算是尽心不敢懈怠的，求娘娘带奴婢出去。”

她这样开口，我反倒不能再推，只好也带了她出来。所幸槿汐精明干练，倒也真处处少不得她。而软语安慰，通达明白，也是她时常来宽慰我孤寂的心。

这一日槿汐正坐在院中低头缝补一件衣裳，我则捻了一颗颗楠木珠子细心穿成一串佛珠。

阳光淡淡的从白棉窗纸里透进来，薄薄的似一层轻薄的琉璃纱，软而轻绵。案上供着一尊白瓷观音像，宽额丰腴，面目慈善，望之便觉慈祥敦厚，大有普渡众生的慈悲之态。观音像前燃着三炷檀香，香烟袅袅如雾，淡薄地微茫。

槿汐笑道：“娘子今日精神不错，不若一起去外头走走罢。甘露寺周遭的风景一向颇负盛名，去看看也好。”

槿汐的殷勤只为散我郁结的心思，我如何不知，于是应承了，二人一同踱步出去。

京都之外多山峦叠翠，起伏重叠如碧青屏障，互为承接。高耸处直插云霄，低缓处则逶迤如美人玉臂。而诸峰之中，以缥缈峰、嵯峨峰、甘露峰、凌云峰等最为著名，缥缈峰与嵯峨峰遥遥相对，甘露峰、嵯峨峰、凌云峰彼此相连，云山雾霭笼罩其间，景致风光最是美好。

山色水色俱是苍茫，在烟水间的缭绕似乎是不真实的，仿佛整个人也浑然融进其中。我遥望山水云雾，风景自在，离宫时那股倦怠之情，再度席卷心头，侵入我的心肺百骸。我心下一片空茫，淡淡道：“槿汐，若咱们的下半生可以在甘露寺这样安宁过下去，我也别无所求了。”

槿汐柔声道：“咱们已经远离是非地了，想必是非也不会再寻上我们了。娘子安心就是。”

山风浩烈，吹起我灰色佛衣的一角，似一只枯萎的蝴蝶，疲倦地张开着翅膀。“青灯古佛，若能如此了却一生，也算清净。”

槿汐微微叹一口气，“如今的境遇已经算是不错了。以当日的形势，娘子若不自请出家，那么或者赐死，或者打入冷宫，或者皇上一怒之下封了棠梨宫，让娘子永生永世不得见天日。再有人落井下石，下场无一不比今日更惨。”

我咬一咬嘴唇，心底的厌恶和怨恨几乎无法克制住，“紫奥城污秽黑暗至此，我